

诗 歌

家乡的湖

(外一首)

纪良英

千顷衡水湖是巨大的眸子
水草是她长长的睫毛
湖心岛是她黑黑的瞳仁
而满池汪洋是她深邃包容的眼神

引一叶小舟
在你的波光流转里穿行
大水苍苍 芦苇茫茫
金色的阳光羽箭般扑面而来
一只白鹤在岸边顾影自怜
花鲢和白鲫上下翻飞
掀起粼粼波纹

远处,渔娘踏歌而来
野鸭们忽地齐齐转身
在湖面上凌波微步
画出一道道长长短短的直线
风起处,大大小小的水珠
在油汪汪的荷叶上
摇摇晃晃

这是我的家乡 我的湖
初春的水面,冰雪消融
深秋的清晨,月同辉
有荷叶田田,有水天一色
有华北平原的大风猎猎
有江南水乡的汽氤氲
有我的父兄,沉静如泥
有我的姐妹,花团锦簇

莲 蓬

以莲座为基,绿芯为梁
你筑起一间间精巧而坚固的小房子
屏声静气,巧躲妙藏
然后张开一盏盏黑幽幽的眸子
静观外面的风风雨雨

而你,曾是荷花嫩黄色的心房
青涩时,受困于淤泥里
为烈日的炙烤而惊悸
终于,在最美的年华
勇敢绽放惊心动魄的爱情
那么美丽,那么骄傲
当绚烂退却
你把爱情隐藏起来
以一种最简单的姿势
筑爱为巢,抱玉含珠

散 文

冰雪童年

赵盛基

冬奥的冰雪有一股魔力,牵动着我回到了童年的冰天雪地。

我的童年在乡村度过,那时候,雪比现在下得大,沟壑里常常积雪几尺厚。下雪天是村民们难得的打牌下棋休闲日子,更是我们小朋友与雪为伴、不愿回家的时光。堆雪人、打雪仗是我们常玩的游戏,滑雪、溜冰是最爱的运动。

雪还没停,我就跑出家门,约上几个小伙伴到野外的山坡上滑雪。寒冬枯槁的山坡完全被大雪覆盖,天地间一片苍茫。我们爬到顶端,或蹲、或坐、或躺,顺着山坡往下滑。厚厚的积雪被压得“吱吱”响,是否压疼了雪下的青草我们全然不顾。鞋就是我们的滑雪板,手就是我们的滑雪杆。大家一遍一遍地滑,直到满头大汗,寒冷二字都躲得远远的。

不大工夫,山坡上就被我们压出了一条条滑道。我们滑得更顺溜了,就在各自的赛道上进行比赛,看谁最先滑到坡底。当然,奖罚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一名要被第一名弹“脑瓜崩”。赢了的开怀大笑,输了的当然不服气,重新再滑,非要赢回来不可。

积雪持续十天半月都不会融化,路人踩过的街道上结了冰,我们的雪上运动就变成了冰上运动。

结冰的街道,行人走在上面需要小心翼翼,我和小伙伴却把它当成了开心的滑道。漫长的冰道上,我们助跑,然后双脚一前一后站立着快速向前滑行,伸开双臂张牙舞爪地掌握着平衡。摔倒了是常有的事,我们不怕,爬起来继续滑行。

有时候,父亲也会参与进来。他不是自己滑,而是让我蹲下,面对面,拉着我的双手,他向后退,牵着我前行。细想以来,不仅是童年的滑冰,成年后在生活上、工作上,做人做事,父亲始终是个牵引者,更是个引路者。

开心地回味刚闭幕的冬奥会,追忆我的冰雪童年。开心的时候回忆往事,一切都是开心的。



物探员工破冰前行 张广虎 摄

散 文

一封珍藏在心底的回信

李琰

“孩子,正值花样年华,又顺利奔赴学识之路,今后四年乃至更久,将是你人生最关键的时期。在你开学之前,爷爷想谈几点希望:一定要早日入党……”

这是一封珍藏了几十年的信,是一位从事纪检工作30多年的老党员退休之前写的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沉甸甸的骄傲与期待,话里话外尽是语重心长的教诲。写信人是我爷爷,收信人是18岁的我。

从记事起,爸爸就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上班,每当我听到“大会战”“突击队”这些在当时并不陌生的词语时,就知道,爸爸又不能回家了。每次问爷爷,得到的答案永远是“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油田工作。一起参加工作的小姐妹积极申请入党,我没有行动。身边的同事大姐连续十几年主要要求过年值班,我有些不解。有一年,大姐的父亲因病住院,大姐每日都要往返医院给老父亲送饭。恰逢除夕,她依然主动要求值班,吃完年夜饭,又立即回到工作岗位。我在想,她到底在坚守什么?

2019年8月,台风“利奇马”来势汹汹,抗洪抢险一声令下,“我是党员我先上”成了冲锋号,首批到达孤东海堤的油区卫士无一例外全是党员。在堤坝上,风声压不住扛起沙袋的号子,暴雨抢不过党员手里的铁锹;在指挥部,昼夜奋战迎难而上的永远是党员干部,无数次集结,调度沙哑的嗓音是最有力的喊话;在角落里,麻袋是撑不住疲惫时最柔软的床垫。身边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纷纷签署了请战书,而我作为群众只能留守在大本营。

这件事也深深震撼了我,让我对党员这一身份有了全新的认知,开始仔细思考爷爷的那句嘱托。2019年,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刻,我哭了。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30名党员组成突击队进驻胜利油田中心医院负责物资搬运、体温测量、分流医患和疏导交通。“我是党员我先上”,在其他人闭门不出时,护卫队员和医护人员一起,成为疫情最前沿的逆行者,将背影留给了全市人民。

在河口疫情防控主战场,还有一群胸佩党员徽章的蓝色身影。他们出现在高速路口、国道边,小区门口等疫情防控卡点,看着他们坚守岗位的忙碌身影,听着一段段抗击疫情的感人故事,党员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丰满,慢慢地和爷爷、爸爸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自此,实干、忠诚、奉献成了我的座右铭。在中心党委的培养下,我逐渐树立攻坚克难、敢打必胜的信心,参加技能比武提升自身本领;尽职尽责,时刻保持工作热情,高标准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我开始学会,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所承担的责任,放到中心发展的大局中去把握、去思考、去衡量,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2021年岁末,当戴上党员徽章的那一刻时,我才真正明白了爷爷留下那封信的含义。我在心里,给爷爷写了一封回信:“党员,就要用坚守书写最朴实无华的奉献。”



来自爷爷的家书

李琰 供图

石油的歌谣

付以俊

每一个石油人心中都有一首关于石油的歌谣,它们或激昂深沉,或悠扬欢快。而我心中那首关于石油的歌谣,源自哪里?当我试图穿过岁月的尘埃寻找时,就看到父亲的身影清晰地显现出来。那么久了,他还在那个叫记忆的地方,并未走远。

我最初关于石油的歌谣,都和父亲有关。这个一辈子与石油打交道的男人,一生辗转数个油田。他的每一次奔波,脚下沾染的都是找油的风尘;他的每一次诉说,都是关于石油的故事。那时的父亲,在我眼中,其实就是石油的代名词。

正是在这种耳濡目染中,那颗关于石油的种子,在我的内心深处播种,直至萌芽开花。

18岁那年,我来到河南油田炼油厂工作。我清楚记得,自己是穿着父亲的蓝色旧工衣走进这家工厂的。这家管线纵横、炼塔耸立的工厂,没有井架采油树,没有荒原旷野。它们有别于父亲给予我所有关于石油的想象,但依然与石油有关。在这个和炼塔有关的岁月里,我听到的是关于石油的另一种形式的歌唱。这种歌唱,或许没有父辈“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迈,也没有“天当床地当房”的洒脱,却是属于我和石油的歌唱。

我记得刚到厂里的第一个班,正是夜班。繁星点点,夜色笼罩。炼塔橘黄色的灯火散发出炫目的光芒,它们和繁星交相辉映,将整个装置渲染得流光溢彩。高耸的炼塔,纵横的管线,轰鸣的机泵,这一切都带给我新奇的感受。那个晚上,我跟在师傅王朝阳后面,不停地问这问那,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多年之后,这种新奇的体验,还依然在我的内心深处涌动。

我在这家炼油厂工作了20多年,白班、中班和夜班,走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也带走

青春年少的时光。炼塔和那些陪伴炼塔的人,给了我无尽的灵感。

我想起那首叫《炼塔》的小诗。“你的高度,定格我仰视的目光;你的伟岸,坚定我执着的守候;和你相依相伴,同守日出日落,季节的变换,不能更改屹立的虔诚”。这是我写给师傅的。当年像我这般年纪的时候,他就来到了工厂,一干近40年。当我问他苦不苦时,他微微一笑,“习惯就好了”。我想起那个略带羞涩的炼油娃李珍。她大学刚毕业就到了工厂了,曾经为单调而平凡的工作苦恼,没有了方向。有一天夜班,正是困意袭来的時候,她走出操作室,无意中抬头望向星空,看到一颗颗星星在各自的位置上,相互照耀,发出炫目的光芒。“原来星星也可以这么美丽,那一刻,我心里一下释怀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身穿蓝色工衣,头戴橘红色安全帽,脸上已完全没有了学生的稚气。

高耸的炼塔,见证一代又一代青年的青春。在炼塔下,从青年、壮年到老年,我们完成一个个人生角色的转换。我的师傅,从这家工厂退休后,就离开了炼塔,离开朝夕相处的装置。我记得他走之前,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而李珍,早已为人母,有一天我看到她和她的孩子走在一起,满脸幸福的笑容。这成为她扎根这家工厂的岁月见证。

身边的人,无论是熟悉还是陌生的,他们和所有平平凡凡的石油人一样,在石油的天空下,用青春相守望,在奋斗中老去。在一场又一场的石油接力中,续写石油的芳华。

因为那份虔诚的守候,这么多年过去了,那首叫《炼塔》的小诗,依然在心底清晰地流淌。曾经,在父辈的歌声中,我们走进石油;现在,在父辈洒过汗水的石油土地上,我以贴近石油的方式,将那些关于石油的梦想延续。



刘斌 摄

儿子的梦想

李高峰

2008年2月,我的儿子出生。适逢奥运年,那批出生的孩子都被亲切地称呼为“奥运宝宝”。于是,儿子的同龄人当中,有叫奥运、奥林的,甚至还有叫匹克的。其中热爱,溢于言表。

2015年7月31日,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奥会举办权。儿子对冬奥会的期盼向往从此开始,小小年纪便立下雄心壮志,要去现场观看冬奥会,买门票就用自己积攒的压岁钱。当时,才上小学二年级的他,加入了学校的足球队,在多次比赛中取得不错的名次,还获得了最佳射手称号。儿子突发奇想,要是冬奥会有冰上足球就好了,他觉得自己可以大显身手,可查遍比赛项目,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中原腹地,冬日暖阳难得下雪成冰,可儿子对冰雪的热情丝毫不减。寒假期间,听说附近的神农山景区建设人工冰场,开设了滑冰项目,吵闹着非要去。在教练的陪同

下,儿子开始了艰难的滑冰之旅,摔跤自然是家常便饭,疼得掉眼泪,可他天生不服输,很快掌握了滑冰的分解动作和基本要领。两天训练下来,他自己完全可以从高坡撑着冰杖,保持重心平衡,独立滑下来。

回到家中,学会滑冰的儿子,情绪格外激动,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述他的滑冰经历。看来,冬奥会的申办,让冰上运动“飞入寻常百姓家”,走进这些孩童的日常生活不再是遥远的梦。

转眼儿子14岁了,原本按照他的计划,今年北京冬奥会要去现场观赛。但由于疫情的缘故,无法实现了。虽然有一点小遗憾,但坐在电视机前观赛的他,依然很兴奋。这届冬奥会的两名中国选手谷爱凌、苏翊鸣都是儿子喜爱的运动员,看到他们拿到金牌的那一刻,他高兴地蹦了起来。他说赛场上专业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很值得学习,自己也要继续练习踢足球和滑冰,早日实现自己的“冰上足球”梦想。